

# 中东欧国家周报

【爱沙尼亚政治周报】

该忘记也该铭记的一年

E-MAP Foundation MTÜ

(2020年12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Wu Baiyi



## 【爱沙尼亚】该忘记也该铭记的一年

当过去的这一年结束时，它将会在历史中与很多非常不同且有隐喻含义的形容词联系在一起：繁忙的、难以预料的、变化多端的、难以忘记的、死亡的、难以置信的、有压力的，以及最无可否认的是，大开眼界的。对于欧洲大陆及其最完整的地缘战略部分，即欧盟来说，疫情肆虐的这一年充满了反省，这些反省显然让欧盟宣布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2020年9月，欧盟内部市场专员

(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Internal Market) 蒂埃里·布雷顿 (Thierry Breton) 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简报，其中指出了欧盟应该从自己应对危机之中吸取什么教训：

无人知道世界明天会怎么样，但有件事是清楚的：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可以指望只凭自己而影响新的世界格局。我们必须放眼于整个欧洲。欧洲面临着成为世界上紧张局势战场的风险，所以欧洲不能袖手旁观。从前那个和事佬或天真的欧洲已经成为了过去，欧洲也不能再完全只依靠软实力了。我们现在正见证着一个决心捍卫其战略利益的欧洲的崛起。

可以肯定的是，欧盟战略身份明显的变化受到了欧洲各个亲欧势力的欢迎，但国际上其他国家却对此非常谨慎。

在真正需要“更多欧洲”的地方，更强大的欧盟将会受到更多欢迎。然而，在欧盟被视为竞争对手的地方，其更强大的地缘战略则不大可能会受欢迎。在欧盟层面上，过去一年的结局有以下几个特点：（1）一场有关拜登政府在美欧关系立场上的游戏；（2）出于很多原因欧盟与俄罗斯日益对立的关系；（3）对于如何架构2020年后与中国的交流，以及如何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整体项目，如17+1合作）调适到双方尚未充分发展的未来的战略合作框架中；（4）与英国脱欧相关的贸易方面的协商。单就爱沙尼亚的国内政治而言，这些主要事件会对爱沙尼亚的政治环境有何影响呢？

在爱沙尼亚，全国的政治辩论很显然只是地方性的，甚至是非常边缘化的，仅仅间接地触及到了全球动荡的大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很值得引用雷纳·卡泰尔

（Rainer Kattel）的一番话：“爱沙尼亚的概念是对爱沙尼亚是什么、它是关于什么的以及它可能会成为什么的一种观点”，因为“小文化的特点就是很难在其中同时持有几种不同的观点”。<sup>1</sup>此外，即使是在疫情期间，政府联盟内部的不相容让该国在去年无时无刻不处于高度紧张中。2020年，尤里·拉塔斯（Jüri Ratas）的第二任政府失去

---

<sup>1</sup> Rainer Kattel, ‘Estonia as an idea and ideology’ in *ERR*, 21 December 2020.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1215376/rainer-kattel-estonia-as-an-idea-and-ideology>].

了四位部长，他们出于不同的政治和非政治原因（考虑到反对党在国会中安排的一些信任投票）辞去职位。当“回首这一年的政治和社会辩论时”，托尼斯·萨尔茨（Tõnis Saarts）认为“有两个话题成为了焦点：新冠肺炎和婚姻公投”，后者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对该国少数群体权利（“同性恋是否应逃去瑞典”）以及移民（外国劳动力以及缺乏草莓采摘者）的讨论。<sup>2</sup>

这项有关所谓的“婚姻公投”的提案在此前的多篇周报中都进行过详细的讨论，它是政府联合在2019年制订的协议中的一部分，这项提案也让反对党考虑宣布“上千个议案以便让这项提案在宪法委员会无法通过”<sup>3</sup>。同时，总理尤里·拉塔斯表达了他的决心，即他的政党中央党（the *Centre Party*）“绝对希望遵守执政联盟的协议”。<sup>4</sup>抛开民粹主义提案不说，政府对于疫情的政治回应确实引起了社会和分析家的兴趣。第二波（或无论已经是第几波）疫情赶上了圣诞节节日季，这也是许多大学生参加期末考试的时间。国会的反对派，如社会民主党已经声明“政府实施必要的、预防性的精准限制措施已经为时太晚了”以及

---

<sup>2</sup> Tõnis Saarts, ‘Year without substantial debates’ in *ERR*, 20 December 2020.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1214224/tonis-saarts-year-without-substantial-debates>].

<sup>3</sup> Anna Põld and Henry-Laur Allik, ‘Referendum on its way to be shelved’ in *Postimees*, 15 December 2020.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postimees.ee/7133636/referendum-on-its-way-to-be-shelved>].

<sup>4</sup> Jüri Ratas as cited in Põld and Allik.

“那些措施在 10 月就应该开始实行”。<sup>5</sup>然而，在总理拉塔斯传统的“年底”采访中，他隐喻指出“我们需要把半空的杯子和半满的杯子分开看待”<sup>6</sup>。他继续指出了一些重要数据：

我们同欧盟和全世界一样都有着相当大的经济衰退。最新数据显示，爱沙尼亚 2020 年前三季度的经济衰退约为 3.2%，这仅仅是欧盟平均值的一半。这个数据代表了我们的企业家们都完成了出色的工作。但是，我们同样认识到爱沙尼亚的医疗系统需要准备得更充分，也需要额外的投资。<sup>7</sup>

在辩论的纯国内政治部分，现执政联盟客观上的不稳定性给总理及其 2020 年作为管理者的执政能力带去了很多问题。正如《邮报》记者在总结中所说：“批评家指责共和国党（Pro Patria）和大部分中央党人正在政府内随着保守人民党（EKRE）的旋律起舞”。<sup>8</sup>多亏了尤里·拉塔斯并未回避回答这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并给出了以下回应：

---

<sup>5</sup> Jevgeni Ossinovski as cited in ‘SDE MP: New Estonian restrictions come two weeks late’, *ERR*, 12 December 2020.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1202509/sde-mp-new-estonian-restrictions-come-two-weeks-late>].

<sup>6</sup> Jüri Ratas as cited in Nele Kullerkupp, ‘Jüri Ratas: I’m the prime minister and I dance to the republic’s tune’, *Postimees*, 21 December 2020.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postimees.ee/7138492/juri-ratas-i-m-the-prime-minister-and-i-dance-to-the-republic-s-tune>].

<sup>7</sup> Ratas in Kullerkupp.

<sup>8</sup> Kullerkupp.

反对党总是声明总理没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而是其他人在管理运行着政府，这样的事过去就发生过，而且我相信未来也会再次发生。那么尤里·拉塔斯在合着谁的拍子呢？他合的是爱沙尼亚共和国的拍子，而且想要与其合拍就必须努力找到最好的办法将国家和人民从这场危机中拯救出来。所有的联盟政党则不同了。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不同的价值观，但一个联盟正需要不同的价值观。这是一个简单的联盟吗？不，它不是。一个联盟意味着要在政治上寻求妥协，但同时也要能够对爱沙尼亚担负起责任并且通过做出妥协以达到各自的目的。

9

当总理把自己想象为与国家步调一致“起舞”时，另有人也正在按照法律间接地管理国家，她在这一整年里领导着政府的准反对党，这个人就是该国总统科斯蒂·卡柳莱德（Kersti Kaljulaid）。2020年，她在众多情况下传递明确说明的及不言说的政治信息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她看来，爱沙尼亚作为一个稳定的自由民主体，其真正的宪法价值受到了威胁。谈到与政府建立有效合作的可能时，总统卡柳莱德指出：

我突然想到过去这几年来做出这些努力并不容易。而且这显然影响了我为爱沙尼亚做出贡献的能力。自此，你

---

<sup>9</sup> Ratas in Kullerkupp.

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这在今天变为了不可能，其原因就是 I 完成了我的职务，我捍卫了爱沙尼亚的宪法。没有这些限制，你们无法合作。我感觉到过去亲力亲为的方式现在越来越少见 I 了，即使这并没有出现在总统的职位描述中。其原因就是只有放弃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政策，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开展合作，但这并不是我愿意做的。<sup>10</sup>

2021 年，科斯蒂·卡柳莱德将角逐经合组织（OECD）的最高职位，爱沙尼亚的下一届总统选举也即将到来。客观来说，她在政治上仍有一些前景。对于执政联盟来说，其生存能力将在 1-2 月得到检验。同时，在 12 月 24 日中午，塔林市长米哈伊尔·科瓦尔特（Mihhail Kõlvart）在塔林市政厅的窗口宣读了一段历史性的圣诞和平信息以宣告圣诞节的和平。这是一项起源于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统治时期（1632-1654）<sup>11</sup>的古老传统。社会和平？多么好的一个想法！那就让社会和平吧。

---

<sup>10</sup> Kersti Kaljulaid as cited in Priit Kuusk, ‘President: Estonians’ will to cooperate highlight of the outgoing year’, *ERR*, 23 December 2020.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1217284/president-estonians-will-to-cooperate-highlight-of-the-outgoing-year>].

<sup>11</sup> ‘Gallery: Mayor of Tallinn declares Christmas peace’ in *ERR*, 24 December 2020.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1219141/gallery-mayor-of-tallinn-declares-christmas-peace>].



来源：肯·穆尔克 (Ken Mürik) /爱沙尼亚国家广播电台 (塔林市长  
米哈伊尔·科瓦尔特在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中午宣告圣诞和平)

(作者：E-MAP Foundation MTÜ；翻译：齐欣雨；校对：  
戚强飞；签发：陈新)